



流
年
纪

你在遥远的天边，也在我的心间。

坚持信仰，追寻梦想的同时，邂逅一直在我身边的爱情……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值得深爱的你。



精英
外科医生

&

医学系
医学生

之间漫长的
爱情成长之旅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hinaculture.org

*To the
distant you*

致遥远的你

地黄饮子 / 作品



*To the
distant you*

致 遥 远 的 你

地黄饮子 / 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遥远的你 / 地黄饮子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059-8759-3

I. ①致… II. ①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5937号

致遥远的你

作 者: 地黄饮子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李金玉

责任编辑: 苏 晶

封面设计: 小 茜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sui@clapnet.cn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97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759-3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001 / 楔 子

005 / 上 卷 赐你一朵花开花落

006 / 第一章 “极品”的你

018 / 第二章 忙碌的你

031 / 第三章 生病的你

045 / 第四章 专注的你

056 / 第五章 沉默的你

067 / 第六章 冷漠的你

080 / 第七章 离去的你

093 / 中 卷 赠你一片云卷云舒

094 / 第八章 远方的你

108 / 第九章 归来的你

120 / 第十章 身边的你



目
录



第十一章 木讷的你 / 132

第十二章 休假的你 / 145

第十三章 恋爱的你 / 158

下卷 庭前天边不话离别 / 183



第十四章 吃醋的你 / 184

第十五章 浪漫的你 / 199

第十六章 辞官的你 / 214

第十七章 慌乱的你 / 224

第十八章 真实的你 / 238



Ending 我爱的你 / 253

番外一：愿你的笑容，温暖如初 / 261

番外二：茁壮成长 / 271



*To the
distant you*



楔子

教办老师上A楼找她的时候，她正在为一位昏迷了几天几夜的老爷爷拔去扎在脚上的静脉针。“黎糯！通知你们组的同学中午到观摩室参观手术！十二点！不准迟到缺席！”

她本就是新手上任第二天，业务生疏。小心翼翼间突闻刺耳女声，于是手一哆嗦，没入皮下的细针生生地被她用壮烈残暴的方式扯了出来。

一手提着血淋淋的针头，一边转头答应已经飘远了的老师：“好的。”

回身继续去够挂钩上滴干流净的输液袋，不想无意中扫到了老爷爷长久面无表情脸上竟然出现了龇牙咧嘴的表情。

一旁的家属欢天喜地一把推开她，扑了上去，大呼：“老爷子！你醒了！”接着，向病房外跑去，直冲楼层最西端的医生办公室，一路扯着嗓子通告天下，“医生医生！快来快来！我们家老爷子醒了！”

针眼斑斑驳驳，细血长流不止。她眯起眼，别过头，用一大团棉花球死命地按住，再挖出胶带一番乱绑，趁着大部队到来之前退出病房。

在护士台内侧的加药室分类处理完医疗废物，她不禁扶墙默叹：她到底拔得有多撕心裂肺，才能让一个昏迷久日的病人被活活疼醒……

想到这儿，忽然一阵后怕：若是个神志清醒的患者，此时估计会追着她满地跑吧。

不过，这项本领或许能投身ICU领域。

黎糯乐观地咧咧嘴角，躲进楼梯间，拿出手机群发教办通知。

噼里啪啦一阵狂按，蹙眉，疑惑渐起。

她们只是在进行为期两周的医学院大一常规护理见习，教学大纲上有“手术观摩”这一条内容吗？哎，不管了，提早接触血腥恐怖也没有坏处，最多闭目养神。

她无奈仰天抹泪：当初就不应该听妈妈的话，考什么临床医学，让她这种轻度晕血者情何以堪啊？

事实证明她多虑了。

黎糯匆匆扒拉完午饭，第一次进到位于外科大楼即C楼二十四层的手术观摩室。空间偌大，但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穿白大褂的人。

她杵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一步熙熙攘攘，退一步随着自动门的开合合，又陆续进来了不少人，无路可退。

所幸眼尖，瞄到了前几排最边上的室友路心和，便在无数双卫生眼的“欢送”中，迅速移动到目标身边。

路心和一见是她，俏眉一皱，双手一摊，连声抱怨：“这里什么也看不到。”

她咂咂嘴，说：“知足吧，起码还能见着无影灯的灯罩子。”

整个空间充满窃窃私语。

身边有人不停地在轻声惊叹：“哇，今天这场面多少年才得一见啊！你看到场的那些人物！”然后用食指点着人头，一一报出头衔，“市卫生局局长、C大医学院院长、各大附院业务副院长、我院众外科大主任……最牛的，正中间那两位，我没看错吧？当今中国西医中医两大泰斗啊！”

她伸长脖子，随着介绍者的食指，将观摩室前排座椅上的那些只在书上、墙上、专家门诊列表上，或者百度百科里才会出现的人中人瑞们认了一遍。

再把脖子伸长一点，可以看到下方——二十三楼的示教手术室。

此时，无菌台已铺毕，露出了患者被红棕色碘酊消毒过的光溜溜的腹部；麻醉师盯着仪器屏幕，时不时地观察患者、调整数值；洗手护士换上了手术衣，和巡回护士一起清点器械；两棵绿苗苗俱准备就绪，床边等候。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眼前的架势，加之观摩室里的观众阵容，似乎，太过于隆重了些。

一般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不是病人特殊，就是疾病特殊，要不就是主刀特殊。

可是，身边完全没有人在聊患者的八卦，也没有人对着手术室里挂起的一一张张影像片评头论足。

她不禁好奇：“主刀谁啊？”

身边的人听到了她的嘀咕，顿时往旁边一闪，露出撞见异形般的眼神，连声音都高了一个八度：“你竟然不知道？全美外科新星第一名！岳芪洋！”



To the
distant you



上卷／
赐你一朵花开花落



第一章 “极品”的你

大二开了门必修课叫医学英语。

为这门课起名字的人实在含蓄了点，其实这门课完全可以向药学的《药学拉丁语》学习，改名叫《医学拉丁语》，或者叫《医学希腊语》也成。

在拿到医学英语的课本之前，黎糯从来没有为英语烦恼过。

她们516寝室，住着临床医学五年制的黎糯和路心和，以及药学的满可盈和舒笑。大家好歹都是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过五关斩六将考进C大的优秀学生，所以大一一年就把四六级英语轻松过掉，甚至达到了四级优秀率百分百、六级优秀率百分之七十五的傲人佳绩。

可是，就是这群大英各个考A+的女生，对医英或药学拉丁都没了办法。

教临五医英的老师是个洋气的文艺女青年，怀揣着一颗骄傲的小内心。

犹记得初识，她大腹便便，身着一袭森女系卡其色棉麻质地的长裙，对着PPT讲了整整一节课的个人履历。

“这哪是履历，这是活生生的炫耀！”黎糯心生厌恶，只觉得早上匆忙吞下的煎饼在不断上泛。

那一张张PPT告诉了底下的学生们：这位老师出身如此娇贵，学习如此优秀，丈夫如此能赚，生活如此多娇。

老师讲得很尽兴，手舞足蹈的，以致圆润的身躯似在白色的荧幕中滚来滚去，好像一个人被塞进了麻袋，后又被弃于河中，正在拼命挣扎。

末了，她终于咽了口唾沫，摸着肚子说：“我只给你们上四次课，接下来要回

美国待产。”

“回”美国。

黎糯和路心和相视一笑。

周围的同学们也渐渐苏醒。

“老师，您离开之后的课由哪位老师来上呢？”有同学举手提问。

“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帅哥哦！”老师扭了一下已经找不到腰的腰肢，竟然露出了一丝腼腆。

同学们心中顿时万马奔腾。

既然能让极品老师赞不绝口，肯定是个大人物。

可大家都忘了，能让极品欣赏的，必定也是个极品。

新老师降临的那天，黎糯拉着路心和早早地去教室占位。然而，不知谁广而告之了全校区，一般大小的阶梯教室被堆得水泄不通。

她在人群中见到了本校区所有专业的熟脸，除了应当出现的临五、临八和基五、基八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包括药学、护理、预防、公卫、法医……通通占了个全。

这其中必然不缺自己寝室的另外那两位，她们方进门就见到满面桃花的满可盈拽着一脸无奈的舒笑朝她们狂挥手……

“C大的学生如此好学。”她不由得动容。

路心和却好笑地摇摇头，透过现象揭露本质：“帅哥的力量。”

新来的帅哥果然没有让群众失望。

自他目不旁视地走入教室起，周围的惊叹不断。

挺拔身姿，英俊五官，高贵气质。

从头到脚，除了白衬衫，一身黑。就和他黑框眼镜下的漆墨瞳孔一般黑得深邃，黑得叫她发冷。

他在讲台后站定，扫视了一圈教室，抽出一张薄纸，开口：“点名。”

他不开口也罢，开了口之后，全场冻僵。仿佛有成千上万台3匹空调马力全开，冷风飏飏刮过；又仿佛从天而降一缸医用液氮，-273℃的低温浇得整个空间鸦雀无声。

黎糯长这么大，头一次切身体验到了能让夏日飘雪的寒骨之音。

路心和率先解了冻，戳戳她的手臂，咕哝：“他是美国来的？你确定他不是从日本来的？”

她经过提醒，又重新打量了一番新老师。

黑发极短，接近板寸，脸孔白皙，架上黑框，衬得整张脸黑白分明。如此一张雕塑般的脸庞，可她总觉得哪里不和谐。琢磨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帅哥的

嘴巴。他的嘴巴没有一丝弧度，平平整整如线，一百八十度。

黎糯没来由地哆嗦了一下，视线胡乱下移。他的衬衫挺括得没有一丝褶皱，西裤也是，包括脚上的皮鞋，擦得乌黑发亮。整身打扮很考究，每件衣物都应该价格不菲，可又足够低调，低调得让人误以为只是考究。

“黎糯。”

她沉浸在思索中，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黎糯。”

直到那个冷冰冰的声音第二遍响起，她方反应过来，慌慌张张起身，应和：“到”。

帅哥抬起深不见底的眼眸，无声地杀来一道寒光，劈到她的心坎里。

抓住身旁的路心和，她颤颤巍巍地说：“我……我有不祥的预感。”

一分钟后，她的预感成真。

帅哥点罢名，捧起比砖还厚的书本，一言不发地走向阶梯教室两条走廊中的右边。然后，在第一排的同学身边立正，说：“从第一排开始，先从前往后，再从右往左，依次阅读一下书后的词汇表，每人一词。”

此句话杀伤力之大，杀伤范围之广，全教室无一幸免。

当下，与本课无关的人员纷纷作鸟兽散。

与本课有关的同学也有一部分想混进杂军潜逃，不幸被帅哥一眼识穿。

“下课前我会再点一次名。”

点名最大，泄气作罢，大家缴械投降。

词汇阅读极不顺畅地进行着，很不巧，黎糯正坐在第七排最右边的位置上。

眼看黑皮鞋一步步走近，她低头疯狂百度。

上天啊，万能的百度都搜不到拉丁文的读音啊！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出现在她的眼前，中指有节奏地“咚咚”敲了两下课桌。

她认命地起身，用囫圇吞枣的方式胡读了一遍那串字母，轻到不能再轻。

“再读一遍。”

“Adenoviridae。”

她被逼急了，使出字正腔圆的罗马拼音。

“你的拉丁语是日本人教的？”耳边的声音呵气成霜。

这句话换个时间、地点、人物，是句不错的冷笑话。可惜此情此景……真是句不错的“冷”笑话。

如果面前有面镜子，她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史上最难堪的一回。

黎糯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漫长的学习生涯中让她头疼的只有物理。不过，

前不久大物重修通过，她以为自己这下前途坦荡了，不想终极BOSS正在前方迎接她。

从第二次课开始，帅哥老师的重点从说移到了读。也对，他们毕竟不是学语言的，学医英最关键的是为将来看懂原著、写好SCI文章做铺垫。

于是，更可怕的事出现了。

大篇大篇的拉丁文阅读如雪花般飞来，其中包括了现代医学原著选读、原版药物说明书以及科普小品，无一不是天书。

帅哥表示，这些阅读作业他会亲自批改，其成绩记作平时分。此外，每次课都有至少两次的考勤，全勤不加分，有缺勤平时分归零。

另外，他还规定，同学们必须一周交一篇英语病案和一篇英语手术流程，内容自定，不得抄袭，不得重复，违规者处理同前。

自此以后，帅哥不再被称呼为帅哥，江湖人称“煞神”——还有比“煞神”更适合他的吗？

即使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怀念起以前的麻袋女老师，也只能向现实屈服，责怪当时的自己太年轻，很傻很天真，不懂得抓住眼前的幸福。

医科学业繁重，课程多，要求高，作业量也大。双休日，她还得哼哧哼哧拎着书回家继续钻研，这其中绝对少不了那一张张拉丁文卷子。

每次住在楼上的樊师伦同学下楼来找她出去逛街，都看见她在愁眉苦脸地翻着拉丁字典。

终于有一次，樊师伦同学小宇宙爆发。

“人家读个大学多轻松，你怎么搞的比高三考生还苦逼？”

她正与一陌生词汇做斗争，恍如未闻。

他上前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阅读试卷：“你到底在看什么？”

“你能看懂的话给我解释一下。”她幽幽地转过头，苦着一张脸道。

樊师伦同学不屑地瞟了她一眼，埋首端详起卷子。

片刻后，他两眼冒出无数颗闪闪的桃心，抬起头：“不愧是C大啊！不愧是C大医学院啊！做个医生还要学土星语！我太崇拜你了！”

樊师伦同学是她的发小兼闺蜜，爱好：逛街、唱K。性别：男。

不要怀疑，他真的是个男人，还是个时下最流行的，如韩剧里那些画着眼线的男艺人般妖气美丽的男人。

他靠着一副天生好皮相进了某高校的表演系，日子过得舒心悦意，导致难得去考个浅显的文化课都像死了亲爹一般痛不欲生，实在让日日苦行僧般生活的黎糯看不下去，动手替他理出了重点。

“高考比我高了两百多分的才女到底和我这种普通人不一样。”他一直这么摇着尾巴拍她马屁。

“是你太笨了好不好？”黎糯嗤之以鼻。

樊师伦拉过她书桌上的小镜子，习惯使然，臭美地左照照、右照照，说：“让我猜猜，教你们土星语的老师是不是个外表愧对地球、走路一摇一晃的老学究？”

“没啊，挺年轻的，长得也不错。”她实话实说。

“学语言的？”

“不是，是外科医生。”

“哦，”他忽然放下镜子，将长款针织衫往后潇洒地一撩，接着双手举至胸前，十指朝上，神气活现地来回踱步，“天天做这个动作的？”

“把手放两边更适合你，”黎糯哑然失笑，边说边做了个投降的动作，“再说你撩衣服干吗？”

“《医龙》里都这么演……”

他们正闹着，黎妈妈推门进来。

她瞅了一眼嬉皮笑脸的樊师伦，正色道：“你在这儿疯玩什么，还不回家该干吗干吗去？你嫌你爸妈的面皮太厚，脸丢得不够大是不？”

樊师伦对黎糯吐吐舌头，转身消失。

“黎糯，还有你，”妈妈又将矛头对准了她，“晚上岳老的寿宴蛋糕你准备好了没？”

热闹繁华的南京西路，在建中的嘉里中心斜后方有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属于铜仁路的一段。马路很短，短到一眼能看到头，而那端就是车水马龙的北京西路。

十里洋场，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曾经的法租界，本地人心中真正的“上只角”。

拐弯向里，过了愚园东路，就能看到白墙铁栏，宏伟西化的私家花园。在其绿色的门牌下赫然挂着两块更大的牌子，一书“市政府历史保护建筑”，二写“×××故居”。这种地方的这种房子，随便闹个鬼，也都是些永垂不朽的名鬼。

黎糯哪怕只是个学生，对于老洋房的珍贵性还是略知一二的。在房地产市场，这种老洋房一律被称为“挂铜牌的房子”，属于稀有商品、高端物业，售价需要用手指头点着位数来数，个、十、百、千、万……最少的也要数到八位。至于面前的这座由一幢主楼、两幢副楼和偌大草坪组成的花园，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价格。

她按响了铜制大门上的门铃，静候了片刻，大门自动缓缓打开。

穿过两侧地灯映射下的碎石小路，绕过清清一弯人工池塘，便来到了雕有双狮伫立的主楼门前。

不是第一次来了，可她战战兢兢的心情从未消失过。

回望一眼绿意盎然的花园，她每每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医生做到这个分上，这辈子也值了。

房子的主人正是岳老岳益人。

岳老何许人也？在坊间家喻户晓，在医疗界更是如雷贯耳。现任国家工程院院士，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S市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C大医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客座教授，市卫生系统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主席，中医世家岳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国医大师，全国名老中医，中医内科权威，被境外媒体誉为“第一名医”“南岳北林”中的“南岳”。

说得那什么点，就是个一旦驾鹤西去，必然引起全媒体通报，领导人一众到场的厉害角色。

就是如此厉害的角色，此时正立在门边笑盈盈地朝她招手。

黎糯手捧蛋糕，恭恭敬敬一个鞠躬：“岳爷爷好！”

弯下一半的身子被苍劲有力的手扶起。

精神矍铄的长者声音在耳边响起：“黎糯啊，算你长大了，还学会客气了啊。”

她抬头，如蒙恩宠般地感动，双手奉上寿诞蛋糕，忙不迭地道：“岳爷爷，您喜欢的凯司令奶油蛋糕。”

老人家都会有些不同程度的固执。像黎糯的奶奶，生前就不喜欢喝饮水机里的水，一定要亲自用水壶在煤气灶上烧开；又比如她爷爷，认为热水袋会烫伤人，大冬天成天抱着只古董级的手炉，这习惯一直陪伴到他去世那天。

岳老也是这样，在她的记忆中，岳家的甜品永远只有凯司令，岳老的生日蛋糕也永远是凯司令的，且不是鲜奶蛋糕，而是稠厚滑腻的老奶油蛋糕，入口满嘴都是儿时的味道。

岳老接过蛋糕，笑着让黎糯进门。

原以为迎面而来的会是高朋满座的场景，不想整整一幢主楼只有岳老和保姆在。

岳老看出了她的讶异，解释道：“寿宴已经摆过好几场了，可烦死我了！所以今天晚上我说我要清静，便没人敢来了。”

可是，太清淨了。

她问：“伯伯们呢？还有哥哥姐姐呢？”

岳老兀自拆了蛋糕的包装，让保姆切了一大块递给她，一一作答：“领导们自然是各忙各的。当归值班，黄芪还没下台，茯苓在北京没回来。”

岳家的后代每个都是医学或相关领域的精英。几辈的三子，一个是市卫生局局长，一个是C大医学院二附院院长，另一个是C大遗传学的教授。孙辈中两个孙子皆为医生，最小的孙女尚在A大医学院求学。

“这群小的都太有出息。可太有出息就不孝了，不提也罢。”岳老无奈地笑笑，点燃了一支烟，抽了口，又闷闷地咳了两下，又开口问她，“说说你吧，现在大二了吧？在学些什么呢？”

“系解、组胚、细生、生化……”她报着课名。

岳老颌首：“觉得哪门课最难学？”

“呃……”她顿了顿，决定实话实说，“医学英语。”

话音未落，保姆走向客厅，向岳老报告：“岳老，您的小孙子回来了。”

“让他过来。”岳老掐灭了没吸几口的烟。

随着棉布拖鞋毫无拖沓的脚步声，一名身着笔挺白衬衫、黑西裤的年轻男人径直走至岳老身边，顺手将挽着的黑色西服交于保姆手中。

黎糯忙起身，刚想张口称呼，就见岳老挥了挥手，让她免了礼节。

她将话吞进肚子，揉了揉衣角，方又拘谨地坐下。

年轻男人侧对着她。他背后的白衬衣有两处汗渍，布料贴于皮肤，看着就觉得热。

他想必是走回来的，她暗暗打量。

他说：“爷爷，生日快乐。”

一句话就让黎糯下意识地往沙发深处缩了缩，将外套合拢抵御寒气。

磨蹭了片刻，她瞅瞅手机上的时间，又站起身来，向对面的两人施礼告别：

“岳爷爷，时候不早了，您早点休息，我先告辞了。”

“黄芪，”岳老同意后，拉住他孙子，“你去开车送送黎糯。”

“我没记错的话，她们的医学英语是你上的吧？黎糯说难呢，你就看在私人关系上给她补补。”岳老补充道。

年轻男人微一点头，转身离开，黎糯忙亦步亦趋地跟上。

岳家的车库位于东侧副楼边，总共五个车位。最里面的那处常年被一大坨废物占据着，外边的那几处平日会停有几位伯伯们的奥迪，而现在它们公务在身，全无踪影，只剩下了废物旁的那唯一的一辆——学校配给岳老的商务车。

黎糯在车库前驻足，真心赞扬岳老的低调为人。

不想身旁的男人从她面前扬长而去，直接走至角落的废物边，扬手将罩于其上的灰布一擦——

她直接傻了眼。